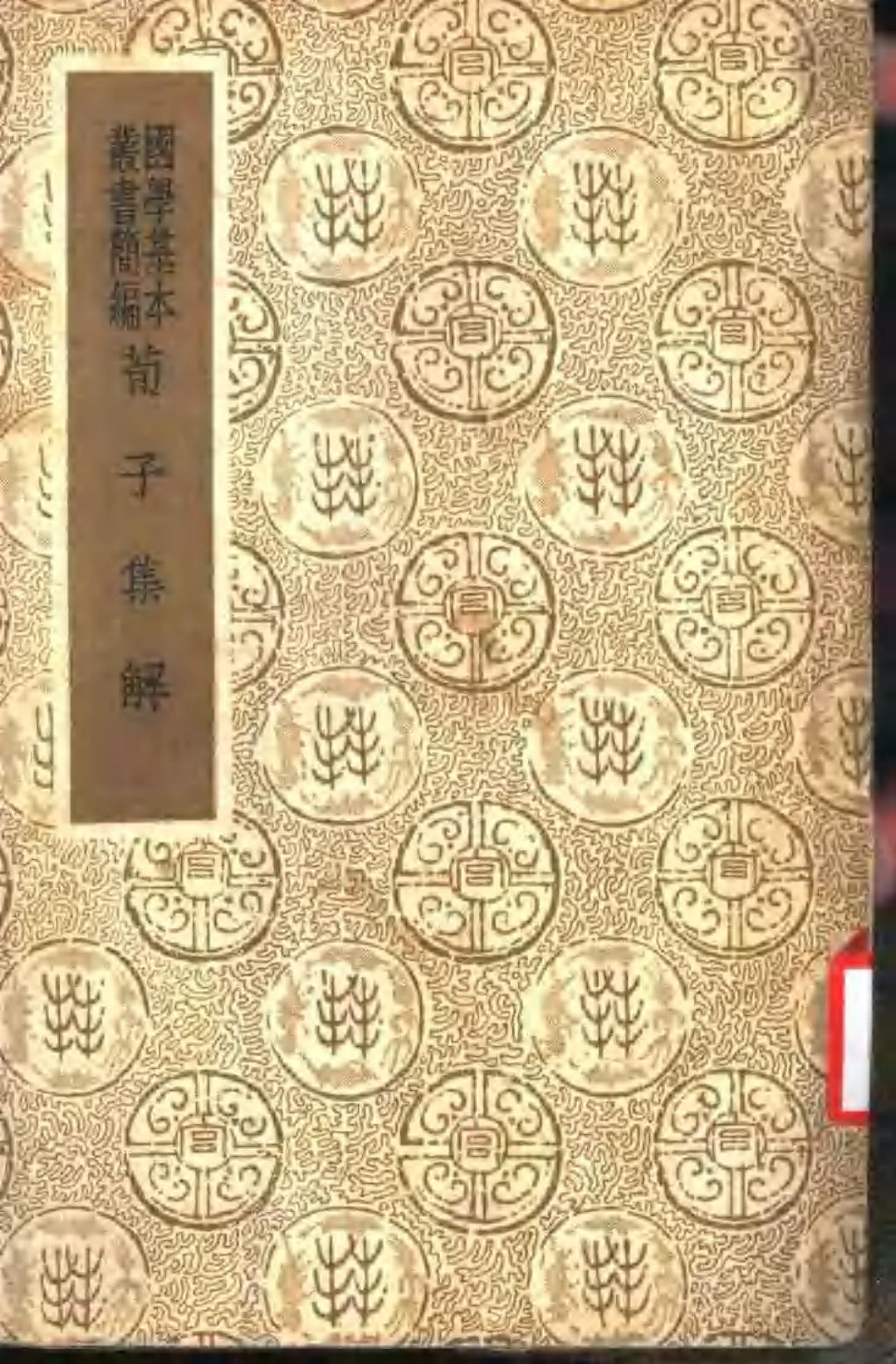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荀子集解



荀子集解

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解之○先讓案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
則惑矣○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而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爲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
經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
亦作疑韓子說疑篤擊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
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爲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爲疑兩皆疑焉惑天下無二
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楊注則疑卽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則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德行曰迨者及也注訓近則借爲殆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習倚其所私以觀
異端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妬於異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輶也走追馳而
既私其牙賛妬繆於道雖庚治追馳而白是不輶雖或作離○郝懿行曰雖常依注作離此乃形譏與治
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走而自以爲是不輶止也王念孫曰作離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
取字之誤耳《熟書》嚴辟相似前說非立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
取見淮南天文錄○前說非立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

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衛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輪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况乎役心於異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欲爲蔽惡爲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號名非是德道之人，有賢德也。○王念孫曰：德道即得道也。劉上九君子得舆禪文，得京本作德。論語泰伯篇記文王官人驚小施而好大得，逸周書作德。○楊觀失之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可哀也。

故爲蔽，數爲蔽之端也。○謝本從廣校，作數爲蔽，廣文沼曰：正文數，宋本作故，鄭懿行曰：案數當作故，故之端者，數所生，反下文言人之蔽有十，故先以故爲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爲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數所生，故不察，尙賢中篇，故不察爲胡，故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故與胡同管子修廣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故爲蔽。穀云：胡爲蔽，胡之言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正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說是也。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此其所知所好，溢於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則相爲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鄭懿行曰：斯觀無考。楚語云：桀有闢龍，遂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築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爲奸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有施，以施為姦，愛同姓，蓋其君當時爲國也。桀蔽於她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她己，紂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傅陳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施，有施已姓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上用也。非或爲謀，良退處而蠶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讓爲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集之山，或木作亭山，秦漢書地理志，廬江有濱縣。

是誤以瀟爲南傳寫又誤爲寧瀟音瀟○王念孫曰案作南山者是也南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湖
覽皇王部七引戶子曰榮放於歷山淮南條無湯盤兵鳴烽因更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
湖蓋歷陽之山案漢歷陽故城爲今和州治其西有歷湖卽淮南徵真篇所謂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
湖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所引
蓋許注○歷山即舜山也史記淮陰銅鑄厔爲棺索繩曰歷即金匱也○南巢華注曰南巢楊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房巢縣是南巢地在漢之房巢不
在濶縣也且應江有濶縣而無濶山今以禹山射縣於赤旆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太白身不先知人又
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
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
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擁其民則謂之九牧則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
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元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
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鵠鳳其雄鳳秋秋殖殖舞也
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王念孫曰有鳳有凰本作有風有鳳狀韻爲韻風心
謂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近則韻從凡聲而與心爲韻風從凡聲而與心爲韻也○鳳
字古文作鳳又作鷗而古音在侵部故近則韻从二音亦可與心爲韻秦篆小戎篇以寶弓臘與音爲韻大
雅大明篇以林興心爲韻生民篇以登升歌今爲韻頌頌篇以朱臘弓臘垂懸承爲韻皆其例也
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有鳳有凰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考引此已誤騰文類祥瑞部太平御覽人事
部羽族部引此竝作有皇有鳳先哲而後哲鳳者變文協韻耳古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御覽人事
部妄改而失其韻前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爲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兄弟與王
方爲韻而今本作同爾兄弟莊子秋水篇無四無東與通爲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西逸周書周視篇惡姑
柔剛與明陽長爲韻而今本作剛柔晉子內業篇能無卜筮而知凶吉平與一爲韻而今本作吉凶淮南
原道篇與萬物終始與右爲韻而今本作始終文選鷗鳥賦或趙西東與同爲韻而今本作東西客客離

孟子曰：「人臣之蔽，相對所云。」齊孟晉之爲明都，詔津之爲盟津也。呂氏者，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程度身而衣冠，剪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謀攻。」申子、惠子、莊子皆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間，謂之賓萌。下文墨子宋子、申子、惠子、莊子，其人矣然，則上古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首尾之蔽也。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譏也。賓萌之稱，官書罕見，而字又段孟爲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故使上下勤力，股無毛，而不知貴賤。曉等級之，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待賢而後舉也。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執以刑，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亂於天然，而不知道莊子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先謙案：如注道字，一隅而墨宋諸人自以爲道，所以爲蔽也。楊失其軒，由俗謂之道盡嗚矣。俗當爲欲，嫌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嫌口難反。○盧文弨曰：「莊用矣，盡嫌於逐傾無復修立矣。」元刻兩矣字俱作也。今從宋本。由法謂之道盡數矣。下之道盡於術數也。由執謂之道盡便矣。則盡於逐傾無復修立矣。故以爲足而飾之。先謙案而或作五。從宋台州本正。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道乎？

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補足以爲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郝懿治亂非義注，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言其所謂用，不滯於衆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郝懿行古言，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說也。先謙案，郝讀是也。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孔門一家之言，而得周之治道，可能考論而用之。是匹夫而有天子之道由於不蔽於成積者，爲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道由於積而成，故謂之成積。不蔽於成積者，猶言安知隙恥，闇積亦以潤積對文，與此可互證。楊以成積爲藉習誤甚。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禍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而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指其輕重也。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何謂衡？曰：道。道謂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爲可，可謂合意也。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禁，得恣乎？云不苟而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姦賢害善。○盧文弨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無可之論道人五字。今見當作與不道人論道人。論道人，一人字亦可去。王金孫曰：盧說與不道人論道人，一言之論道人，二人論道人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也。亂國之君，非之下也。豈不哀哉！正所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退而不道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汝曰：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也。豈不哀哉！論道人亂之本也。故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也。○俞樾曰：夫何以知？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姦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懲戒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相對。蓋言人心論道人，亂之本也。故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爲問辭，失之甚矣。曰：心知道然後可道。○俞樾曰：白字當讀爲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爲問辭，失之甚矣。曰：心知道然後可道。○俞樾曰：白字

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文。昔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
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
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
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
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則如何也。曰心。在心。能然則可以知道也。○都懿行曰。壹者專。心未
嘗不誠也。然而有所謂虛。雖動不使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誠也。在心。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
誠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遠。不遠於積習也。○謝本從虛校作已所誠。盧文弨曰。已所誠。元刻作所已
迎受者。則可謂中虛矣。王念孫曰。所已誠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
字正釋所已誠。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改。

七

見善用大字皆作彼字解。此尤其明證。楊注未晰。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
思慮則必要。俗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先謙
步行踏。當心動之驗。或以夢爲夢。然無知。非。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
靜。夢劇亂也。知謂之靜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像蠱頑。而介於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有求道
滯於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
則是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

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爲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靜則察。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者。靜則察。其餘事皆下文。而強爲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經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一而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事如請事斯語之事。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病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憾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壹則盡者。言心有動作。則入於道。則道無不盡也。靜則察者。言靜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段文衍文耳。知道察。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也。知道行。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昔無有壅蔽者。○虛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盡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論說則無不得其宜。○鄭懿行曰。見讀爲現。示也。論讀爲倫。倫示人而不有倫理。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元刻論作聞。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料當其分。任事。當爲理。材或爲裁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翠翠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舉讀爲舉。舉讀爲舉。廣廣。貌滑滑。貌滑滑。音官。又音質。○虛文。昭曰。正文。上夫字。宋本無。顧千里。曰。廣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墨讀爲讀。當作。則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不爲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然所以爲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訕。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患也。○郝懿行曰。墨與默同。云者。言也。或默或語。皆可力劫而威使之。申當作信。而讀爲申。荀子。故曰心容。

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昔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續所以貴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行正之是容其自擇也○先讓案此承上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詩以之容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自見也物雖雜處則不貳心容其擇也苟無禁必自見何楊其情之至也不貳元刻作精是也作情者精之惜字脩身厲術順文墨曰元刻情作精注司先讓案此荀爽精情互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篇毛公采采事采之也卷耳通之證也○虛文招曰注卷耳答耳也宋本元刻皆同俗本依廣雅改作臯耳不知毛傳自用爾雅爲訓耳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易等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懦人冀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它術貳之乎○郝懿行曰或謂貳之也言所懷在於直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技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則愈不如也○郝懿行曰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歧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意郭嵩焘曰苟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以知萬物子以身盡道惟無貳而已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讓案王氏念孫云貳是貳之誤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身盡其故則美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上下文緊相承注不當作貳王說非也而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德而專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稱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皆數於一技故不可爲師長也○王念孫曰呂錢本賈師作市師也是上文以兩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誠今本奪非守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違矣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一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俞樾曰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晉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誠今本奪非守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違矣

本皆○盧文弨曰注各字舊也。○名誰今改正下同。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各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而已求警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之一微榮矣而未知一危之當爲之危。危謂不自安或懼之謂也側謂過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徵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徵無形故之榮而未知言舜之爲治養其未萌也。○王念孫曰成相籍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猶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明夷善有此說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成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行曰道經蓋古音道之書今書大禹謨有此乃梅頤所采覽也。唯尤執其中一語爲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王念孫曰阮氏元曰此堯授舜禹之辭爲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案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弗論所以但就荀子言荀子之意則曰舜身行入事而處以專守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養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守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常作之危非也。危之者當蔽於欲而趨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爲安榮者臨效篇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當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可謂危矣未可謂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於危之謂也。○先讓案大字無義上言鑿水見鬚眉膚理非能見身之全形也。大形疑當爲本形。宮國篇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明二字互誤。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

物莫之傾。清謂沖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者以
虛心不一於道。爲異端所蔽。則惑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此注之末。有脩古者。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
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此注之末。有脩古者。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
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好稼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
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好
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也。此云淨游。未詳。或者津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歷游雖
作弓矢。宋衷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奚仲作車。
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已有車服。故謂
士作乘馬。杜與士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又謂之乘杜。乘竝
音剝。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轍。○盧文弨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
持。建持爲杜字之訛。王念孫曰。古無謂相土爲乘杜者。蓋讀杜之誤。相柔古同聲。故借柔爲相。爾
雅釋蟲。諸虞妥相釋文。相食人本作桑。一隸晉桑或作巽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
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爲乘耳。○漢書王侯表。桑郎節侯將夜今本桑誤。會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
作采。○楊云以采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
與我歌矣。是豈當爲禪。昔子言有入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也。○盧文弨曰。正文矣。字元刻作平。郝懿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潛修
其中而深思者。我何可以歌詠。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空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
亂之乎。荀爽當然注似失之。楊注似失之。楊注似失之。楊注似失之。楊注似失之。楊注似失之。楊注似失之。
設喻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故
耳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竄。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善繼家有隨曲射。唐書藝文志。有善射之
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也。王射之。
使入三激。卒不動。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飛。將以覽民也。則也。王射之曰。有鳥也。其不飛。將以定。此意也。王射之。則古
人設

云善射以好思即謂此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也非真援弓而射之也。居靜思則通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思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而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也。有子惡臥而烽掌可謂能自彊於脩身也有子蓋有若也。烽始也恐其燎亂而燎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爲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都懿行曰當依楊注作未及好思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無寢爲用烽掌乎○先謙案楊鄉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彼懼未能自彊矣微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舊作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爲微也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皆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而何忽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皆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摶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烽掌則及身矣蚊蟲之聲卽係之耳目者二句空闢一義不應分首故知此段文句有誤倒亦有衍文先謙案郭說是也此承上般之好思言之不分二事上音可謂微乎故此答以未可謂微楊鄉說並非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沌清謂虛白○俞樾曰大戴記曾子天原篇參嘗聞之夫子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苟子蜀明外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策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嗜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中猶未在也石之徒乎○先謙案縱當爲從聖人無縱欲之率從其欲猶言從心所欲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悟也無張謂全無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道也。危也恐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道當爲通楊本不誤俗人依論語妄改放誤耳人性與

晉天通語出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俞樾曰：上文見寢石以爲伏虎也。伏與寐義相應。此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鬼也。卽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伏，又誤伏爲後耳。冥冥暮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蹠步之澗也。蹠與跬同半步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郭嵩焘曰：說文閨，特立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隱閨，爲宮門之小者，不得徑謂之小門。楊注未晰。厭日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响，執亂其官也。厭，指也。執亂，言執亂耳目之所生，守晦，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著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也。皆知爲高遠所蔽，故不往求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執玄也。或譏爲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日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猶憤懣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下急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丸能其爲人也。恩而善畏，好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卽與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盧文弨曰：正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也。感忽，驚動也。玄比至其家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苟審皆然。

疑念孫曰：正當爲定聲之誤也。（下文正事同。）必以其惑忽之間，疑亥之時定之者，必以惑忽之間，疑亥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此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爲無也；有無謂以無爲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病則必有蔽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搏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瘡，反擊鼓爲愈也。○郭懿行曰：傷於溼而瘡，擊鼓之無損於疾，徒取費耳。此言愚惑之蔽。王念孫曰：自鼓便以上說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瘡，而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楊云：精神傷於溼則患瘡，反擊鼓烹豚以精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也。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之，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偏也。疑止謂有所不爲，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爲凝。○郭懿行曰：疑止說已見主制篇詩柔柔歸歸，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則定，故與正同義。此云疑，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疑或爲凝，非是。是其所以貫理焉。雄億萬已不足以決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違矣。筆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謬並訓終爲已。傳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先學○郭嵩齋曰：學字當斷句。學焉至老，而不免於愚，則執一之不足相通也。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易謂至足。曰：聖也。人之道及王道，不鑿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偷物理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至足以也。故學者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元刻無下類字。廣文弨曰：法其法，元刻是也。

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兼效其人三有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卽涉上類字而衍先據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刪斷也者脩節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君子而近之則爲君子士知之聖人也知聖王故有知非以虛是則謂之懼慮於是則謂之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爲非以察就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執甚也察甚其非以分爲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爲是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人知之與智同則擾盜而漸之漸詐也說見尙書述開民典胥漸下故曰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擾能脩讀爲滌滌周官司專掌凡酒脩酌鄭注脩讀爲滌澣之滌謂滌蕩使潔清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勇而不以持是則謂之巧熟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之蠻多能而不以滌蕩是則謂之智智謂智故也淮南子術篇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如詐漸毒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淮南子原道篇曰旣踰智巧爲詐競與此知字同義辯利而不以晉是則謂之詐也楊說皆失之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爲是者而非之以爲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爲是者而察之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是非治曲直者邪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訛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諭語之杜工部注前曰新訛也字或作訛昭二十年左傳余不怒其訛杜注曰訛恥也又作昭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口生誓也注曰昭厚顏也父作昭宣十五年左傳國君舍垢杜注曰訛恥也漢書路溫卿傳作國君舍訛也

忍難謂曰忍尤而譏訴。○王注焉恥也。呂氏春秋難俗篇曰彊力忍誨。○高注忍誨辱也。淮南汜論篇曰詬也。說文譏恥也。或作譏訴。譏訴恥也。或作訥。○廣雅作謔訴。○楊注以譏誨爲賢辱亦失之。荀子曰大元玄瑩篇有知休告。范望注曰罪求也。鬼谷子有飛箱篇其文曰以飛箱之點鈎其所好以箱求之。此范望注听本節猶稱也。彊鉗謂彊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末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而爲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謂於數即無益於事憂城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爲君子所不取矣。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于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是訓幾爲近又增出道字非其旨也。則廣焉能弃之也。不以自妨謂也。改作者也。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王念孫曰按能讀爲而曠不慕往不閑來無之胸中。○張注謂遠弃之也。○初注廣善爲曠是也。○古多以能爲而說見釋詞。不慕往不閑來謂不憂戚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苟來謂不憂戚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也。憐謂爲吝情也。○言棄無益之事。○近無愧當時則勤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開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爲成。以漏泄爲敗。明君無此也。以周密爲成。以漏泄爲敗。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開君無之有也。露爲成以隱蔽爲敗。間君亦無此事也。閑君務在隱蔽而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適而君子遠矣。詩云舉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爲明。則臣下諂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緻指鹿爲馬者也。晦暗也。陰傾側也。○陸文弨曰正文墨以爲明。元刻明作鴟。狐狸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考引作丙。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許也。郝懿行曰墨者幽闇之意。詩言以闇爲明。以黃爲蒼。所謂元黃改色爲鹿易形也。○一語見後漢文苑傳。○趙高欲爲亂。以青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